



百家笔会

帘外雨打窗

李琨

中,它漾起了小小的碧波;落在树叶上,它顽皮地荡起了秋千;落在花朵里,它欢快地玩起了滑翔;落在了小朋友的身上,立马消失不见了,他们可以不用撑伞能够到外面去游荡……

记得三四岁时,只要下毛毛雨,我就套上父亲的旧雨衣,穿上姐姐的破雨鞋,到雨中去玩耍。男孩儿一个个把裤腿卷得高高的,女孩儿一个个用小手提着小裙子,用小脚丫使劲地踩着水,溅起一朵朵水花。有的水花随风飘走了,有的落到孩子们的衣服上、脸蛋上,还有的落在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还有淘气的小孩用双手捧起一捧水往对方的身上使劲泼,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追逐着,打闹着,一个个快乐得像个小神仙!一阵风吹过,树叶上的水“滴滴答答”落下来,正好落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们身上,他们打个冷战边跳边喊:“下雨了!下雨了!大家快来玩呀,我在雨中等你啊!”

童年时期,我住在鄂地,那里的雨是极普通的,并不十分珍贵,致使我对雨并无太多的感情。雨点声溅起,打在窗外的玉兰树上,发出“噼里啪啦”的清脆声响。这时,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就会“吧嗒吧嗒”响起,从内屋走来,赶到院外渐远,然后是竹竿晃动的轻响。不久,“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又响起来,紧接着是布料轻轻摩擦的窸窣声——这是母亲在折衣服了:闷拍声是爸爸的西装外套,轻甩声是母亲那条蓝花白底的棉布裙子,拉链声是我的公主裙……

当雨停,我便跑到院内,看雨后

钻出泥土的蚯蚓,还有积起的小水洼,期待着有什么惊喜收获。可是,除了被雨水打落的一地玉兰花瓣散发着清淡宜人的馨香,还有屋檐上滴落的水声在“嘀嗒”不停,其他一无所获。在那个时候,妈妈下雨去收衣,便是我能体会到关于雨的虽普通却极暖心的温情了。

到了十一二岁,在这个最易伤春悲秋的年代,我去了江南水乡的一座古镇——吴中。

有人说,吴中是一座慢慢能让时光都抛弃忘却的城市,我深以为然。吴中的雨是温婉且缠绵的,这得源于她本身的气质,一河弱水缓缓流淌,缓慢的时间都仿佛与它共同静止了一般。堤岸定有那似黛玉行走处的扶风弱柳,万千丝绦下,有浣衣女在用衣杖击打蓝布棉衫,身后是娉婷的瑛言碎语,孩童在其间穿梭打闹。青瓦白墙间的深幽小巷,纵深交错成了眼前这古典含蓄的水乡小镇。

这里的雨是绵绵的,如同当地姑娘口中的吴侬软语,令人心痒痒酥酥麻麻的。靠靠细雨朦胧凝结成了一片乳白色的水雾,氤氲中,看不清来路与去路。

当雨势稍大,润物细无声变成纷纷梧桐雨的时候,便可在古老的窗棂旁,听着雨打芭蕉的点滴优美了。从窗外,可看到一条悠长悠长的小巷,定有着一个结着愁怨丁香一般的姑娘,着月牙色的旗袍,撑着鲜红的油纸伞,身段窈窕地从你身边掠过。雨帘里你看不清她的面目,那一定是姣好的轮廓,你只能感受到那从内而外散发出的含蓄的清

韵,犹如这古镇的雨。雨停,当水珠从屋檐轻轻滚落,那丁香似的芬芳,那满身清韵的姑娘,还会令你在那痴痴地眺望,眺望……

我渐渐长大,到了十五六岁,愈来愈觉得自己犹如一只笼中鸟的时候,我来到了这座南方的沿海城市。

这里的七月,雨是肆虐且自由的。这里的雨,欠揍似的一点儿也不平静,如同我的生活,毫无预知便天翻地覆。彼时的我,正为来到新环境而手足无措,困惑与年少让我成为一只易怒的小兽。

那个夜晚,激烈的咆哮令窗外的大树都倾斜成了一个诡异的角度,瓷器碎裂的声音“砰噶”不停,让我的窗子都吱吱颤抖。“砰噶”“砰噶”,惨白的光亮像闪光灯一样定格了我的世界。随之,一道惊雷在我的上空炸开。然后,终于安静了下来。我走在漫无一人的人的街头,风在我的耳边呼啸,无数的尘埃飞叶在我的眼前汇聚飞起来,被抛掷天外。

莫名地,我感到了一种无比的自由。我想象我就是这狂风,从南方的东边而来——经过了海洋,带走点点星光;经过了高山,卷起片片绿叶;经过了晴空,采撷颗颗星芒……再往回溯,我立在那密密森林间,茫茫海洋上,浩浩星空下,还飘忽在那无穷尽的风穴洞口……

闪电掠过惊雷轰鸣,人群奔逃,作鸟兽散。豆大的雨点将天地淋湿,如瓢泼,似盆倒,将我淋得透透彻

彻。昏暗的街道没有了往日璀璨的霓虹阑珊,只有那盏盏街灯逃离或融进这夜色雨景的晕黄;空荡的马路不见了方才来往的川流不息,只有这阵阵雨声充斥着天地间的每个角落。整座城市在安静地蛰伏,只有这雨还在肆意自由地撒欢。雨水轻易就迷了我的眼,它们将我狠狠冲刷。这是一场盛大的洗礼,一场神圣的加冕,热烈的雨声告诉我:我是整个世界的主!

人生有四季:阳春,盛夏,金秋和瑞冬!雨也有四季:春雨娇媚湿润,夏雨热烈粗犷,秋雨端庄沉静,冬雨平静柔和!人不同,季节不同,雨,给人的感觉也不同。

人到中年,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听雨了。

雨的景象、雨的声音、雨的气息,还有雨的趣味、雨的性格、雨的情义,都是那么可触可碰,可感可心。

即便是疾步奔走向,夹杂着一声咒骂;抑或身心疲惫时,走过场般匆匆掠过……只要你愿意把整个身心置于天地之间,去倾听雨的声音,哪怕暂作少时片刻的停留,你的思绪心境定会被那雨浸染得清透湿润起来。

帘外,雨打窗。没有预告,说下就下。

听雨的人,心静了,事就释然了,心境也超然了……

人生的路,还那么漫长。以后的天气,或是台风肆虐,或是蒙蒙细雨,又或是雨过天晴……

可我知道,路仍在那,雨,依旧会下!

访海南三书院

(三首)

韩国强

海口琼台书院

奎星光万丈①,旧物证峥嵘。史爱新堂建②,师良正义争③。红联雅流韵,黄卷耀精英。翠鸟枝头叫,疑闻教诲声。

注释:

①奎星,指琼台书院奎星楼。清乾隆十八年(1753)书院扩建时将奎星亭改建为奎星楼。现楼内有《搜书院》壁画。

②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陕西武功人焦映汉抵琼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考察教育情况,捐资建琼台书院。

③清雍正年间,琼台书院掌教谢宝为了维护自己的门生与镇台府丫鬟的真挚爱情,与镇台大人斗智斗勇。

儋州东坡书院

天涯留胜迹,客至若云行。笠屐芳名远,诗联魅力盈。传经除疾病,设账启文明。关爱道南域,登临满敬情。

文昌溪北书院

辗转寻名胜,天涯美誉扬。讲堂存古朴,学子溢馨香。老树庭中茂,新图柜里煌。遗风千载盛,孰不赞文昌!

回家的路

朱泽初

踏上回家的路沿途鲜红的阔叶你依我依,相谈甚欢将霞光,还有迷途的炊烟冷藏在上一个雨期热诚,供养下一个花季

头头远飞的雁影下一秒,聆听土地渴望归巢的心跳听那喧嚣又躁作矜持游走街市正中间将瞠目结舌,四面楚歌的大厦,踩在鞋底

多想今天就回家大脑上路,心脏抵达当公文包久别稻香校服正畅饮汗水回家的路,思念满过的房子里,只剩一个人窒息

再一次没入童年时的小河源头不陌生,却不熟悉尽头,心中含泪的重逢比一切真理更深,更久远



琼岛风情

一路前行

江龙光

冬日暖阳,清风拂面。想去走一走,说走就走。

前面是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公园内山清水秀,山不高,渗出细流,还有很多泉眼,有的还能听到泉水叮咚响,这是一处花了大工夫修整的湿地公园。园内,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环境,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生命共同体。美人蕉、睡莲、再力花,各展奇葩,五彩斑斓,争芳斗艳,幽香飘逸。还有果树类的荔枝、莲雾、木瓜点缀其间。木瓜四季结果,果实累累,其他果树,尚未到结果期,但都含苞待放。尽管冬令,热带雨露赋予下,它们依然枝叶繁茂,长盛不衰。

继续前行,在一个岔路口,向左有一条笔直的绿道。循绿道内进,两边更是绿的世界。绿竹青青,簇簇诱人。被移植进园里的龙血树,树干

白,树叶绿,干叶分明。有趣的龟背竹,寓景于情,情景别致。垂丝海棠花,更是惊艳夺目。多层幸福树如神仙奔临凡间,仙气缥缈。在这里既有连片园林,也有一尊尊巧夺天工、单独造型的盆景,让人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一世外桃源、仙山琼阁。

绿道尽头,一片海阔天空。虽然这里不属海滨,但到岸边捧起水来尝尝,咸咸的,因为这里离海滨不远。水是流动的,宽阔的水面上,水鸟飞翔,白色的,黑色的,黑白相间的,它们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地尽情腾飞,似乎在告诉来此参观的人们,这里是一处神奇开阔的地方:南渡江断桥——海口老一代人通称老铁桥。

举目从西岸向东岸望去,老铁桥由于前些年被台风带来的大洪水冲垮了一段,所以桥面的钢铁构架被拆除了,只留下光秃秃歪斜斜的

桥墩。另一段虽没被洪水冲垮,但已残破不堪。

风有点大,江面起波浪。望着断桥,心潮与江上的波浪一样澎湃,四十年前我从东线的市县来海口开会办事,唯一的必经之地就是这座铁桥。东线人口密集,作为咽喉路段,那时桥上车道狭窄,堵车成患。

海口老铁桥,是八十年前外国侵略者为了方便掠夺海南资源留下的最直观物证。作为历史文物,如今在桥头修复了过去侵略者站岗的哨位,并在显眼地方立下文物保护单位的联系电话。

因为是下午去的,参观铁桥的人不多。一位同龄的张姓旅客,虽然脸上皱纹尽显岁月沧桑,但背着相机的他步伐矫健,充满活力。一问,是湖南的,来自名作家丁玲的故乡,是一位退休的历史教师,说退休后背这个相机拍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著名景点。

这位湖南人很健谈,我们一同聊起了彼此去过的景点留下的印象,其中有黑龙江珍宝岛的威严,西沙群岛海水的清澈如镜、布达拉宫馆藏文物的价值连城、台湾鹅銮鼻一眼可以纵观两个海峡一个大洋



……我俩还谈到了卢沟桥,卢沟桥和海口老铁桥这两处历史文物景点,一座是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的铁证,一座是侵略者加速掠夺海南资源的铁证。张先生认为它们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要好好保护起来。

站在桥头,看着断桥缝隙里长出的枯萎的野草和锈迹斑斑的桥架,南渡江铁桥的断桥残墩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山泉

谁能当得起这般清澈凛冽?谁又能如泉这般洁身自好?

跟着山,随着坡的形态,看到了这眼泉。在柴胡山的大山沟里一个叫池边的村落,在古枝和落叶的缝隙里,像流动的光阴。

隐藏在岩石下,形成一脉纤弱的、细微的流水,坚韧而缓慢地涌动着。

把周围的土石变成了护卫的城池,把坚硬的岩石研磨成细小的沙子……终年不竭。

谁知道这眼泉,是如何经历地壳运动,过滤万千灵溪之水,在多少年的执着里才能形成。

随行的张江丽老师说,这眼泉是他们这几户人家富饮水的地方,祖祖辈辈几代人了。说她小时候经常提着桶来这里取水,牛羊常常在泉流出水的下端处饮水。

看它翻滚着细沙、泥土,却澄澈透明,无一丝污染。冬季氤氲温润,夏季冰凉甘甜,一年四季,轻轻地就冒了出来。

你能看它是晶莹剔透的一汪,无法把它抓住握在手中,更不能把它囤起来保存住。

就算你用石头把它包裹起来,它也可以冲破禁锢,悄悄溜走;就算你想用沙土覆盖,它也会破土而出,你拿它连一点脾气都没有。

用滴水可以穿石形容泉一点都不为过。

作标准,在条件艰难的岁月里,原本排在最前面的“色”,首先就被舍弃了,于是才会出现黑热干面、黑葱花、黑油条……一旦生活条件改善,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观感对于食物的重要性,于是“黑暗料理”便迅速消失了。它们成了我们这些过来人的独特记忆,封存于曾经经历的那些日子里。



闲庭信步

一杯茶的仪式感

曾浩

初冬,在闲暇日子里,煮水沏一壶茶,是乐,也是极致。

当冬日暖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便搬来一把椅子坐下,在流光绿影中悠然沏茶。

沏茶的过程,是等待的过程,等待着变化,等待着惊喜。凝眸,初冬的天空,有白云悠然飘动,美也。

沏茶投茶入水,随着温度变化,看热气一点点弥漫,茶香渐渐氤氲。看着茶叶渐渐变化着,当阵阵茶香扑面而来,瞬间感到身心舒畅。

在袅袅茶香中,忘却了纷扰。舍掉一切红尘杂念,享受冬日的宁静。感受暖阳的柔美,足以抵御岁月寒冷。心境如缕缕茶香,随烟轻扬,袅袅升腾。喝一小口,厚厚的口感在舌尖上荡漾,慢慢醇香。再深吸一口,余香缕缕,在肺腑间蔓延,荡涤一切疲惫烦尘。

此时,欣赏一下院子里的植物,迎春花最厉害,在冷的冬天里,看到盛开的粉红色花儿在灿烂地笑着,那是一天中最美、最温

暖的时光。枝繁叶茂的龙眼树、鸡蛋果树,绽放紫色花的杨桃树,缀满果实的木瓜树、诺丽果树,显得娇俏可爱。青青的绿藤上挂着一个个木瓜,在叶子里若隐若现,逗得一群红花鸡争相啄食,点缀着最美的冬日风光。

初冬的生活,变得充满诗意与闲适。

喝一杯暖心的茶,有甘甜,有苦涩,或许是最自在的生活。在茶香中可以感受岁月的缠绵和时光的沉淀。

清茶一盏,静心品尝。人生如茶,苦涩回甘。几度春秋冷暖,几许跌宕起伏,风生水起,皆是最好的修行。在品过苦涩之后,才能体味出浓香。喝茶,品的也是一种意境。看杯盏里升腾的热气,在那满了浅了的水里,悄悄地飘远。

在茶饮里,有几许际遇,红尘的情缘,纷纷扰扰在茶里浸润。

人生的旅途,酸甜苦辣都是歌。在冬天的日程中,为生活增添一杯茶的仪式感,享受乐趣和舒适,也是一种闲情逸致。



美食随笔

消失的黑暗料理

朱辉

1980年秋天,我转学到了武汉。当时绝大多数上海人早餐在家吃泡饭,而武汉人都习惯在外面吃,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过早”。

第一次过早,父亲带我去一家早餐店,给我买了一碗热干面。与如今黄灿灿的热干面不同,那碗面是黑乎乎。我一时难以咽下,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口之后,感觉味道还行。

许多年后,我问妻子有没有见过黑热干面?她说没有。妻子是80后,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没有见过,说明曾经担起热干面半壁江山的黑热干面,大约80年代后期就在市面上消失了。

热干面的灵魂是芝麻酱,芝麻酱其实分黄、黑两种颜色,因此才有了当年的黑色热干面。为什么如今它早已踪影难寻?原因不难理解。黑芝麻酱拌的热干面,颜值实在太低,煤炭颜色会破坏食客的食欲。而之所以80年代以前,黑热干面长期存在,那是因为当年有得吃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去要求食物赏心悦目。

与热干面对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早餐店最常见的面,是阳春面。同为平民美食,阳春面更

为简约。清汤寡水,不好吃只为果腹。唯有飘在面汤上的葱花,是无关饥饿的点缀物。那时的葱花都经过油炸,呈现焦黑色。油炸后的葱花,香气扑鼻,面汤口感会比较好。后来油炸葱花不知不觉就不流行了,如今阳春面上是绿油油的葱花。视觉效果比当年好得多,绿色更契合“阳春”这个名字。

当年第一次见到黑热干面,让我有些难以入口。相信一个外地人到上海,第一次见到弄堂口饮食店的“老油条”,会更加不适。那时油条卖4分钱一根,当天卖不完的油条,很难处理。吃上一口,老油条就像经历了一次粉碎性骨折,有些人很享受这种口感。另外由于复炸了一道,含油量更大,更耐饿。

老油条也已经消失了许多年,且不说外观像炭条,太膻应人。炸焦的食物致癌,如今早已尽人皆知。“色香味形”是中餐最基本的制